



每当在乡下或朋友处，喝得一杯好茶，我一定要刨根问底，查询该茶的来历和出处。寻茶、泡茶、喝茶、品茶、问茶，已融入我的日常，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经常下乡，每每看到郁郁葱葱的茶园，看到采茶、除草、施肥等辛勤劳作的茶农，我都心生敬畏，主动上前攀谈，问问他们的茶叶收入，有哪些不懂的专业知识。为茶农解决技术难题、增加茶农收入，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源泉，有种种结叫关注茶叶、关心茶市、关爱茶农，我与茶、与茶农早已不可割舍。

(一)

我与茶结缘37年了。与茶为伍、为伴、为职业，可谓到了识茶、知茶、爱恋茶的地步。最直接、最突出的表象是，我与父亲、祖父亲一样爱喝茶，可以说是到了嗜茶如命的程度！茶是我钟爱的唯一饮料、饮品，每天早晨起来，吃过早饭，第一件事就是泡杯茶喝，也是我雷打不动的必修课。

与茶结缘，并非偶然。我出生在大别山北麓的皖西金寨县的小山村，茶叶是老家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农业产业和主要经济来源。可以说，打小就知道茶叶，只是小时候我对茶没有太多的意识和认知。家里虽有茶园，偶尔也看过母亲和姐姐采茶卖或在家里做自己喝的茶，但是对茶树、茶园、茶叶并没有太深的记忆和太多的了解。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只知道我祖父和父亲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泡壶煮茶喝，先喝茶再吃早饭，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儿时的我，有时偶尔也尝一下大人喝的浓茶，感觉茶叶味苦很难下咽，并不喜欢喝茶。

与茶结缘，还真是偶然。1985年我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后根据估分来填报志愿。我估分能达到重点分数线，所以我填报的院校都是上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像计算机等热门专业。但是我忽视了我高中所学外语是俄语(我是金寨一中唯一

一届俄语班学生)，南方院校一般不招收俄语学生，只有北方院校才招收，当时我对这一情况并不知情。结果可想而知，我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没有录取，因服从调剂，被安徽农学院茶业系茶业专业录取。是偶然，或许也是天意，阴差阳错让我与茶结缘，从此一生喜茶、爱茶，把一生所学贡献给茶。

每当我静下心来，手拿一杯茶慢品细

嚼时，许多与茶产生交集的人和事始终挥之不去，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萦绕心头，仿佛就在昨天，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二)

1988年4月中旬，我到黄山茶林场实习，第一次学习制茶。当时吃住在校厂，实习20天，第一周主要是观摩学习，看老师傅手工制作黄山毛峰传统工艺技术，学习工艺流程和技术规程，掌握制作手法、手势和火候，主要学习用手来杀青和做型。

第二周开始就能自己动手，单独制作黄山毛峰，天天下午和晚上就在锅里不停地练习，一干就是5—6个小时。开始时，手经常碰到锅里被烫，很痛很痛，特别是雨水叶，鲜叶含水量高，鲜叶遇高温产生大量水蒸气，更烫手，手烫得通红。记得有一天不小心手抓鲜叶时，手指背碰到锅底了，烫起了泡，便是休息了两天不能制茶。

通过20天的实习，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收获颇丰，基本掌握了黄山毛峰的制作技术，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89年4至5月，我回金寨做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调研课题是金寨县茶叶生产和销售情况调查。实习之余，我在4月中旬回老家花石，听说大湾村哥哥家山上有许多野生茶树，就突发奇想，去采一些茶来制。说干就干，第二天我叫上妈妈和嫂子，起了个早，天一放亮，吃完早饭，我们三人一起就登上山采野茶。

上周末，天气特别好。儿子说，自驾庐江小川藏线，要不要加入？我说，也好，不能辜负这大好春光。一路欢声笑语，满目青山秀水。

来到双顶山六道拐景点，盘山公路蜿蜒蜿蜒，美如彩带。在山顶之上，有一农妇，摆一小摊，竖一小牌，牌曰：上山采茶，二十元一人，时间不限，茶草带走。时辰尚早，我欲付款采茶。农妇见两小姑娘面腴可爱，笑道：俩小宝免费。这样，一行人开拔上山岭之上的茶园。春分时节，草木方才苏醒，刚刚吐绿，山岗好像还没睡醒，懒懒地返青。山顶之上，茶芽小，两个第一次来茶园采摘的小朋友，有模有样，翘起兰花指，大拇指与食指像小鸡啄食一样，在茶尖上飞舞，山野陶醉了。

山岗上，云朵般的羊群沐浴在阳光里，呼吸着茶树的芳香和山岚清气。半天下来，我们收获了大约几两鲜活茶草，它们吸收了日月精华，散发着勃勃生机，透射出嫩嫩的黄绿。

晚饭后，洗漱罢，开始“新火试新茶”。不像儿时在家，制茶方便，现在没有专门工具，只能就地取材。洁净的平底锅，加热至暖手，将茶叶撒入，嫩芽立刻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并伴有阵阵春茶特有的清香。赶紧翻炒，待嫩芽对折而不断，即可倒出冷却。由于幼嫩芽叶，不能揉捻，只需轻轻理茶，稍加塑形。最后再次用平底锅文火烘焙，反复多次。烘焙嫩茶，更见火候。由于没有炭火，只能在燃气灶上一遍遍复火，一点点发挥香气。

大孩子们正在追剧《六姊妹》，俩小小孩围着厨房跑出来跑进，上下闹腾。一会儿要伸手在茶叶上摸摸，一会儿要爷爷爷抓一把给她闻闻。奶奶说，爷爷小时候炒过茶，是老家茶。爷爷偷着乐，喜欢“老家茶”这个雅号。七嘴八舌都说香，但谁也说不出“怎么个香”。从杀青开始，满屋茶香，这香气也是随着制作过程而微妙变换的，由茶草的清香到烘焙时成品茶的浓厚香气。

两个时辰之后，一捧纯手工茶成功出炉。观其形，芽头肥壮匀齐，形似雀舌，白毫显露，嫩绿泛黄带金。这让我想起早年名茶——青绿色铁罐，形似微型天坛，叶野茶山的背景之上，行书“金寨雀舌”。它是金寨的特等茶。一家人都在等着新茶尝鲜，都在准备着给老家水也开心地沸腾起来。微笑着的老茶农，慢条斯理，轻展新茶入杯，把水壶举得老高，细水慢慢地冲进杯中，茶叶在杯中上下翻滚飞舞，芽叶灵动，唇舌次第舒展，恍若春山重现。

屡屡茶香裹挟着热气，白雾升腾起来，氤氲于茶几上空，弥漫至整个房间。片刻后，倒入茶盅少许，反冲回玻璃杯。这时玻璃杯中茶汤更绿，茶香更加浓郁。老家茶给每位“评委”斟上一盅，自己也来上一盅。看见夫人和孩子们轻啜一口后，都面露喜色，老家农知道自己这炒茶功夫尚存。

真正幼功，想荒废都难。老家农一颗悬着的心彻底放松，毕竟时光流过了四十多年。自己也开始品茗起来，这明前香舌啊，清新鲜兰香，回味甘耐久长，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

望着孙辈嬉戏的光影，老家农忽觉指尖的茶香里，烘焙着四十年前老家金寨十八盘茶山上的晨曦与今朝朝山的夕阳。打开窗户，让这浓浓的茶香化作满天星辰。



责任编辑：徐 缓

与茶结缘

汪于奎

哥哥家住大湾村和坪组，位于马鬃岭脚下，山高林密，野生茶树长在密林里，茶树被高大的树木遮挡。由于阳光被阻挡，茶树生长分支较少，萌发的茶叶新梢很少，但是芽头壮且显著，鲜叶节间长，持嫩性强。一开始我的想法是采摘1芽1叶1初展的鲜叶，由于时间迟了一些，茶树鲜叶已长到1芽2—3叶了。再者，实际上一棵茶树也采摘不了多少茶，我就临时决定采1芽2叶。一天下来，跑个臭死、累个臭死，人也只采摘了四斤鲜叶，我还没有摘这么多，不到三斤，三个人加起来一共采了十多斤鲜叶。

当天下午六点回来后，我就把采摘的鲜叶摊晾好，吃过晚饭，碗都不让妈妈洗，顾不得白日的劳累，就迫不及待地准备制茶。哥哥家平时不做茶，没有专门的制茶锅，我就用烧饭锅。为了去除饭锅的油污和油味，我就用河沙擦锅，把锅擦得油亮油亮的，嫂子还心痛，害怕我把锅擦坏了！

锅擦好后，就开始制茶。妈妈负责添火，我负责炒制，哥哥负责烘焙，嫂子负责打下手。可以说是分工明确，各尽所能。每炒两锅，我就趁热在簸箕上轻揉一下，分散摊凉，够一烘盘，哥哥就把摊凉的初制茶叶放到烘篮上烘焙。十多斤鲜叶，我们四人一直忙活了三个多小时。

第二天我和妈妈、嫂子又上山采了一天茶，晚上又忙活了一夜。第三天我把2天制作的干度达85%左右的毛茶叶堆摊凉一天一夜，第四天上午进行炒制。下午我用木炭进行复火干燥，用中火慢慢干燥(担心烘糊了)，20多斤鲜叶制作了4斤多干茶。

看到我亲手制作的茶叶，不知有多高兴。我将制作好的茶叶，拿到父亲单位花石乡卫生院，给他的同事品尝，大家都说好吃，说茶叶香气高，特别是栗香高，还有淡淡的花香，茶叶滋味香浓有回甜。得到大家的肯定，我快活了好久。

(四)

多年来的业务历练、默默奉献，使我成长为一名为金寨茶农、茶企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近四十年来，我积极组织和参与金寨县茶产业发展工作，特别是在高标准茶园基地建设、低产低效茶园改造、茶园绿色防控、在全国率先实施茶园“两个替代”、夏秋茶开发特别是金寨黄大茶和金寨蓝茶生产、六安瓜片“师徒带徒”培训等技术指导服务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还主导和参与承办了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全国茶叶有机

肥替代化肥示范县、金寨县麻埠六安瓜片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省级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示范县、全国十大魅力茶乡等申报及创建工作。同时积极主导和参与一系列国家省市县茶产业发展项目申报、实施、推进、监管等工作。取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参与编制完成省级地方标准1个、行业标准1个。作为金寨县六安瓜片“师徒带徒”培训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系统总结培训经验和方法，得到省农业厅高度认可，下发了《农村产业带头人“师徒带徒”农民培训项目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在全省推广。我将所学的务理论知识，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and 重大的技术问题，为金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金寨茶叶历史悠久，是安徽省乃至全国的老茶区之一，是“六安瓜片”的核心原产地，是全国100个重点产茶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茶叶)示范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茶产业已成为金寨县的支柱产业、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茶园面积22.8万亩，年产干茶1.77万吨，一产产值20亿元，综合产值近百亿元。全县有20万人从事茶叶生产经营，是山区农民增收、脱贫致富致富的第一引擎。全县现有茶叶加工企业397家，其中国级茶叶龙头企业1家、省级茶叶龙头企业6家、县级龙头企业12家，这里生产的茶类较齐全，茶产业链条较完整，“六安瓜片、金寨红茶、金寨黄大茶、金寨蓝茶、金寨白叶”五朵金花倾情绽放。

金寨茶叶极具发展潜力。持续推进茶园生态化、标准化、宜机化建设，注重茶叶清洁化、智能化、品牌化生产加工，致力六安瓜片、金寨黄大茶、金寨蓝茶、金寨红茶、金寨白叶、研发推广，加强茶文旅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切实加快茶产业走区域化、链条式发展道路，始终把茶产业作为农业新兴产业、健康产业、朝阳产业来培育，茶产业产量、产值每年均以两位数递增。

……

我与茶，还有许许多多故事，扯不断、理还乱，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我与茶的这些故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经历，也在不断丰富我对茶的认知，使我慢慢步入学茶、识茶、爱茶、恋茶之路。正可谓：与茶结缘终不悔，为茶消得人憔悴。

我生长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金寨县。我爱茶，更爱金寨茶！



史云喜

黄永玉的茶江湖

一炉烟烟起，半盏江湖落。在凤凰古城的青石巷尾，总有个叼着烟斗的老头儿蹲在墙根边上，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一手捧着个旧搪瓷缸子喝着茶。搪瓷缸落处锈出星图，茶垢积淀里藏着年轮，这便是黄永玉的“茶室”。与其说是品茗，倒像是在饮酒，茶汤当酒，饮的是快意人生。

“茶是水里长出的诗，酒是火中烧出的狂，诗狂本一家，俗人偏要分高下。”黄老呷着陈年普洱，烟斗在晨雾中明灭。他常说茶道该是活物，却被城里人制成了标本：紫砂壶要养出包浆，水温计比老中医的银针还珍贵，连倒茶姿势都像在演皮影戏。“陆羽再世，若瞧见这帮‘茶博士’，怕是要把《茶经》改作《茶神经》了！”这老茶客的江湖，茶道比茶叶名贵，茶垢比茶汤醇厚。哪有什么“焚香静心”“三沸九沏”？分明是“渴了喝，困了灌，乐了嘬吧嘴”的生存哲学。正如他调侃：“山里人烧茶图个舒坦，城里人摆茶席图个脸面。脸蛋越光鲜，舌头越麻木。”

看他的茶画最是有趣。《山居煮茶图》里，焦黑的铁壶炖在柴灶上，火苗舔着茶壶，一团烟火气，题跋墨迹淋漓：“茶禅若真一味，何惧沾点锅灰？”《读书品茶》中书生提着一茶壶，眼角眉梢都是窃喜，活脱脱弥勒佛转世。最妙是

《牛棚茶话》，粗陶碗里浮着碎茶梗，配着批斗标语当茶点，倒比龙井配虎跑泉的水更显禅机。原来所谓“大雅”，到这儿便大彻大悟，全成了“大俗即大雅”的行为艺术。茶汤烫在宣纸上，泼出个活色生香的江湖。

某日文人雅集，紫砂壶配金丝楠木茶台，茶人用银匙量着金骏眉，黄老叼着烟斗嗤嗤一笑，转头便挥毫泼墨，画个赤脚老农蹲在田埂上，守一茶壶，大碗喝茶，题曰：“三沸不如汗透背，九沏难敌饥肠辘。”满座青衫客面面相觑，不免有点尴尬。

普洱是他的所爱，但他却最讨厌“千年古树”的噱头。他说：“茶树活千年是造化，人活百年是修行。拿年岁唬人的茶，不如街边大碗茶实在。”他存茶也奇，陈年普洱与咸鱼腊肉同存，说“茶气要沾点烟火才养得活”。有回拍卖行给他送来“老班章”普洱，他竟掰碎掺进酸辣粉，笑称“给阳春白雪加点下里巴人试试”。酸辣鲜雪里浮沉着天价茶末，倒比贡茶院的龙凤团茶更显真味。

有人不相信黄老平时的粗茶

饭饭，问之：“粗茶岂能悟道？”老头儿白眼一瞪：“六零年我在牛棚，半碗馊茶能暖三天魂。您要的‘道’，早被那年月的西北风刮跑喽。”话音落处，烟斗灰落入茶汤，惊起一江春水。吊脚楼的倒影在搪瓷缸里晃荡，茶缸口处粘着片残茶，像极了 he 画里永不沉没的月亮。

黄永玉先生认为喝茶不必过于讲究，随意即可。他在短文《野茶客》中写道：“山里人饮茶不讲究，用具随意，烧出就是上好的茶；城里人饮茶，什么都要讲究，其实什么也不懂。”这段文字虽短，却一针见血，透露出他对茶文化的独到见解。而今先生驾鹤西去，世间少了一个有趣的老头儿和那一抹茶香。唯余茶缸沿茶垢倔强地记着：那些年烟斗明灭处，柴火味混着茶香，熏透了半个世纪的浮沉。

深山藏“玉珠”

杨兆宏

分为八大茶区，淮南茶区居首，而光州茶又是淮南七州郡之冠。大团山恰在光州境内，自古就是茶叶产地。

听我父亲说，1975年，全乡乡组织全乡之力在大团山开垦梯田式茶园。茶农们顺着山势，将坡地开垦为层层梯田，将原本只有一小片的茶园扩大到1100余亩。茶厂的文化墙上，挂着一幅老照片，正是当年全乡群众在大团山开荒种茶的场景。黑白照片上，人们挥锄抡钎，干劲十足。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小茶苗已长成茂盛的茶树，设备简陋的集体茶厂已发展为现代化企业。唯一不变的是这片土地对茶叶的深情，是人们对茶文化的喜爱、继承和发扬。

春茶开采时节，大团山热闹非凡。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采茶人指尖已掠过三千嫩芽。多年的采茶生活，使她们的双手格外灵巧。只见食指和拇指夹住嫩芽，轻轻一提，嫩芽便落入掌心，动作优美而潇洒。到了中午和傍晚，茶厂门

物馆所藏的清代贡茶，用十二个章节记述各省的代表性贡茶，第一章就是安徽茶，所列三款贡茶为银针茶、梅片茶、珠兰茶，全部产自六安茶山。

《红楼梦》写成于清朝乾隆中期，书中贾母对妙玉说：“我不吃六安茶”。贾母何许人物？贾府的老祖宗，荣国公诰命夫人，王朝的一等命妇。她以为妙玉端的是六安茶，也就是说按惯例，招待她这样显赫的贵人是用六安茶的，足见在当时六安茶的贵重。

伍凤麟

六安茶入贡一直延续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霍山县志》载：“定额岁贡茶三百六十封，又代办六安贡额四十封，由州官给银发价，合县额共四封封。”

采制考究 极致匠心

一千多年的贡茶历史，有力地促进了霍山茶产业的发展，也为霍山茶制作技艺注入了极致匠心。古时茶农需在清明前采摘“一旗一枪”(即一芽一叶)的鲜嫩茶芽，经十二道古法工艺制成。官府设“茶马司”严控工艺标准，茶品需以锡罐密封，快马加鞭运抵京城。这一过程，既成就了霍山茶的至尊品质，也镌刻下“茶贵如金”的辛酸记忆。

唐《膳夫经手录》(856年)记载：“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家，所阙者，馨花颖脱。”唐《食货志》载：“贞元(785—804年)江淮茶为大规模一斤到五十两。”陆羽在《茶经》中记载了饼茶的制法：“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乾矣。”唐末时期的霍山小团，应是指斤把重的饼茶，即以嫩芽为原料，采用蒸青工艺等十余道古法工艺制成茶饼，色泽黄绿披毫，香气清高持久，被誉为鲜芽。

宋代制茶改捣为碾，并向小巧精致发展，逐渐改饼为散。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1930年)记：“茗有片散，片即龙团旧法，散则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始行南渡以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到了明朝，杀青改蒸为炒，茶叶从蒸改为冲泡，从而形成散茶独盛的局面。洪武二十四年(1931年)朱元璋命罢贡龙团饼改为制芽茶以进。绿茶、黄茶大约是在明清时兴起。

明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详细说明了制茶的过程和注意事项：“生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使其发香。然性不耐火，炒不宜久。多取入铛则手力不匀，久于铛中过熟则香气散失，甚至枯焦不堪烹点。炒茶之器最忌生铁，铁腥一入不复有香。尤忌脂腻害甚于铁。……一铛之内仅容四两，先用文火焙乾，次用武火催之。手加水指急急炒转以半熟为度。微俟香发，是其候矣。”这里的制茶方法讲究用具、火候、手法，一样不精则前功尽弃，与我们今天绿茶的制法如出一辙。

华美蝶变 焕发新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霍山县一直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1949年后因茶叶出口政策、流通体制变化，霍山成为以“霍红”为主兼产黄大茶等的外销茶叶生产基地。1971年又改制炒青绿茶。发展至今，全县茶叶基地规模达20.64万亩，综合产值超50亿元，茶农人均茶叶收入超6000元。“霍山黄芽”“霍山黄大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霍山黄芽还是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互认互保产品、“中国驰名商标”。

霍山茶传承千年的技艺，在当代茶人手中焕发新生。2006年“霍山黄芽制作技艺”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霍山黄芽被成功纳入《中国农耕文化记忆索引名录》，最新品牌价值84.61亿元；2023年，在合肥举办的第十六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上，“霍山红”获“2023长三角茶叶大赛”红茶类金奖；2024年“谷雨茶”牌霍山黄芽获第十四届国际名茶评比“金奖”；2025年，在第29届上海国际茶业文化旅游节上，由霍山享大公司选送的霍山黄芽脱颖而出，入选“全国十大名茶”榜单。

春光明媚，茶韵悠长。在凡冲茶海，在金秋茶业文化体验馆，在玉锦生态农场……处处错落有致的茶山上，游客可亲身体验采青、摊晾、炒制，赴一场千年的约会，感受“一片茶叶的朝圣之旅”，把丰富的茶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以茶为媒，以旅兴业，茶文旅交融，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实现了“绿叶”变“金叶”的华美蝶变。

从长安大明宫的鑒金茶盏，到国际名茶的金色奖杯，霍山贡茶穿越千年时空，始终以一种茶香见证着中华文明的脉动。当沸水注入的瞬间，舒展的芽叶仿佛诉说：真正贡品，是大地与匠心的永恒对话，时光知味，历久弥香。

口排起长队，茶农们背着满篓的鲜叶等待过秤。空气中弥漫着鲜叶浓郁的香气，回荡着人们的欢声笑语，一幅生动的采茶归来图。

制茶车间里，机器轰鸣。这些现代化的制茶设备将传统的制茶工艺和现代工艺完美融合，制成一种外形圆润如珠的茶叶。冲泡时，茶叶在水中上下翻腾，徐徐舒展，如金龙戏水，故取名“金龙玉珠”。

2016年，金龙玉珠漂洋过海，出口到美国、加拿大、丹麦、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当地的茶农说起这事，脸上总洋溢着自豪。他们亲手采摘的绿叶，已经成了连接黄山山外、中国与世界的一条纽带。那小小的玉珠，仿若金带，带着大团山的云雾和故事，走向世界。

坐在“金龙玉珠驿站”里，捧着一杯刚泡好的金龙玉珠。阳光透过窗子照在茶杯上，茶汤清幽明亮，香气清幽持久。浅啜一口，滋味鲜爽，香尽甘来，沁人心脾。在这历久弥香的回味中，品出了大山的味道。远处，一梯梯的茶树在夕阳映照下泛着金光，宛如一条条巨龙盘踞山间，守护着这深山中的玉珠。

茶厂负责人告诉我们：公司正在尝试恢复古籍记载的唐代制茶工艺，让现代人也能品味千年前的茶香。我想，这或许就是茶文化的魅力吧，它连接古今，跨越时空，在一片绿叶中，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与情怀。